

萧逸



Xiao yi Wu xia jing pin

武侠精品

甘十九妹

上

甘十九妹一笑道：“这话倒也不错，不过人生在世，有时候不要太过于认真，能够活着就是一种幸福，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尹剑平心宽气爽，连声不响地应道：

甘十九妹将手一伸，又摸出一枚，放入玉匣，照着她清秀迷人的脸颊，擦油油的，又再擦了几下，那油油的翡翠在她脸上，更显得出一番娇柔妩媚，粉白如玉，粉嫩如霞，却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韵味。

石制甲罩已不再寒冷，反觉得面罩更暖和，风湿消解，石制甲罩火正旺，却感到冰火两重天。

甘十九妹将玉匣打开，取出了一颗，递给尹剑平，说：“这颗，你收下吧，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

尹剑平接过，心里一阵感动，说：“多谢姑娘，这颗珠子，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甘十九妹点了点头，说：“这颗珠子，是我在深山中发现的，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让你长生不老。”

尹剑平听了，心里一阵激动，说：“多谢姑娘，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甘十九妹点了点头，说：“这颗珠子，是我在深山中发现的，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让你长生不老。”

尹剑平听了，心里一阵激动，说：“多谢姑娘，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甘十九妹点了点头，说：“这颗珠子，是我在深山中发现的，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让你长生不老。”

尹剑平听了，心里一阵激动，说：“多谢姑娘，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甘十九妹点了点头，说：“这颗珠子，是我在深山中发现的，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让你长生不老。”

尹剑平听了，心里一阵激动，说：“多谢姑娘，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甘十九妹点了点头，说：“这颗珠子，是我在深山中发现的，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让你长生不老。”

尹剑平听了，心里一阵激动，说：“多谢姑娘，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甘十九妹点了点头，说：“这颗珠子，是我在深山中发现的，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让你长生不老。”

CCNU



T112436085

萧逸



武侠精品
Xiao yi Wu xia jing pin

甘十九妹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十九妹 / 萧逸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229-00574-0

I. 甘… II. 萧… III. 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9386 号

甘十九妹 (上下册)

GANSHIJIUMEI

萧逸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魏力 孙丽莉

封面设计: 布克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3.75 字数: 740 千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武侠小说的一座重镇

冷成金

与萧逸先生偶遇，论起来竟是老乡，言谈又甚为相得，萧逸先生便嘱我为他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集子作序，我实在愧不敢当。但转念恭敬不如从命，也便效慕萧逸的文风，乱弹如下。

自199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新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全校选修课以来，我先后讲了六次，近几年虽然不讲了，但对萧先生的小说还是记忆犹新。

这次仅就《马鸣风萧萧》、《饮马流花河》、《无忧公主》、《甘十九妹》谈谈拙见。

萧逸先生现居美国，听他讲论，他的漂泊好像是无奈的选择，而《饮马流花河》也仿佛正是一个关于无奈的故事。《饮马流花河》是这样的：

任何人在陷入爱河后都是自卑的，无论是你有绝世的容貌还是有骄人的内质，莫不如此。流花河畔的春若水便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君无忌，一个好大气的名字！但这名字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原是朱棣的第四子，由于险恶的宫廷斗争，他和他的母亲姜贵妃都只能在宫廷制造的火灾中“离奇死亡”，以获取仇人的安心。但是死去的并不是他们母子，而是一对替代品。他们虽逃离了宫廷，却从此母子分离，天各一方。

姜贵妃带着深深的伤痛开启了江湖上一个神秘的门派——摇光殿，而君无忌却在关外的流花河畔过着一种特立独行的隐士生活。但命运还是将他们拉到了一起，君无忌无意中与摇光殿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殿主李无心（即姜贵妃）派出义女沈瑶仙要将仇人君无忌杀死，无奈情网一陷，身不由己，爱上君无忌的沈瑶仙只能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流花河第一美人春若水也爱上了这位遗世独立的英俊侠客君无忌，本性骄横的她虽有“春小太岁”之称，却在爱情来临时不得不向自己的爱人投降。春若水只是暗暗地爱着君无忌，直到被卷入家族祸事——汉王朱高煦仗势欲娶春若水为妃，在万般无奈之下，春若水被迫嫁给了他。君无忌是朱棣流落民间的幼子，汉王朱高煦正是他的哥哥。在情与义之间，君无忌既恨汉王的残暴，又顾及着手足之情。

婚后的春若水依然我行我素，承受着极大的心理煎熬而守身如玉，绝不向汉王屈服。君无忌一方面受着爱人嫁作他人妇的痛苦，一方面又有摇光殿沈瑶仙的倾心。他去皇宫劝告皇帝，同时又与摇光殿敌对。其间，又有好友苗人俊的相伴。最终摇光殿殿主李无心发现，君无忌原来竟是自己的儿子。

汉王被皇帝处死，春若水重获自由，而君无忌已与沈瑶仙结合、生子。最终，男主人公君无忌人生美满，女主人公春若水却必将在流花河畔忧伤终老。

毫无疑问，萧逸小说的故事情节是极为跌宕起伏的。《饮马流花河》中，君无忌是皇子，是宫廷斗争的牺牲品，有父不能认，有母找不到，只能栖居在塞外小镇过着一种特立独行的生活。要问这种生活方式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不知道！所以，与萧逸的其他武侠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不同，君无忌一直都是一个无奈的被动者：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与摇光殿的仇恨中，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与朱高煦的矛盾中，更要命的是，连故事中最精彩的两段爱情对君无忌来说也是被动接受的。春若水、沈瑶仙先后爱上君无忌，但是君无忌却好像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士，对两位美丽少女或明或暗的表白没有一丝反应，只是当对方主动投怀送抱后才被动地接受。

全书中最为动人的就是徘徊在爱情和道德两岸，痛苦而得不到爱人任何帮助的春若水，同样也是无奈。春若水是萧逸最擅长刻画 的骄纵任性的女性形象，但是在对待自己一见钟情的爱人时，她却表现出一个深陷爱河的女子常有的一种自卑情结，完全没有了“春小太岁”的敢作敢为。她总是过度理性地考虑君无忌的感受，尤其是当她的家族因朱高煦的色欲而卷入非自己无法解救的危机中时，她竟只能赔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而把对君无忌的感情深深埋在心里，作为一生的慰藉。任何读者看到这里，都希望君无忌能将春若水救出苦海，但是此时万能的君大侠却只是麻木地把春若水搂入怀中而又不失风度地送走她。

小说，要么是作者对现实的反映，要么是作者对现实的超越的尝试。武侠无疑是后者，《饮马流花河》中，萧逸先生正是设计了两个绝色女子的痴心

相待以在精神上满足自己对现实的超越。

萧逸仿佛对个性执拗而骄纵的纯情少女极为偏好，《饮马流花河》中写的最成功的春若水便是这样的形象，一如《马鸣风萧萧》中的郭彩绫。可惜的是，不同于《马鸣风萧萧》中男女主人公最后的相伴江湖，《饮马流花河》中的君无忌和春若水未能终成眷属。而《饮马流花河》这部小说的魅力多来源于这个爱情悲剧。

萧逸小说的文风与故事，犹如萧逸的名字和性格一样洒脱与率性。《马鸣风萧萧》的故事最能体现这点：

一匹旷世罕见的神马，一对仇家的儿女，一个让人歆歎不已的三角演义。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你如何逃得出江湖！

天苍苍，野茫茫，本是草原上英俊而自由的野小子寇英杰，却因为神马“黑水仙”而被卷入他不熟悉的江湖。白马门的掌门郭白云，在寇英杰追寻“黑水仙”的过程中决定将这个野小子收为自己的关门弟子，将自己一生的武功绝学倾囊相授。但是与风雷堡的总令主铁海棠的生死一战，使郭白云不幸身亡，只留给寇英杰这个初涉江湖的小辈一套记载了绝世神功的高深莫测的图卷、一个绘有爱女图像的彩瓶和一段不共戴天的大仇。白马门的混乱、师父爱女的不信任，当然还有实力超强的仇家，武功粗浅的寇英杰仅凭着正直真诚和坐下的“黑水仙”就能挑战混沌的江湖么？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千里送灵，寇英杰风尘仆仆地来到师父的故乡，面对的是师父临终相托的爱女郭彩绫的猜疑，面对的是两位势利阴险的师兄的各种刁难和加害，更令人不堪的是，面对风雷堡几大高手闯灵堂时自己的无能为力。心灰意冷的寇英杰意识到，自己的武学修为根本无法完成师父临终的嘱托。于是给深爱的人留下一纸字条和那个成亲信物彩瓶后，寇英杰黯然出走，来到了黄河上游，苦练鱼龙百变功。

正是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一位身世不凡的世外高人进入了寇英杰的生活，他就是明成祖第七子朱空翼。一如萧逸其他小说中隐居世外的皇族血脉，这位宁王也身背大仇，且拥有一身绝世武功，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会郭白云连女儿都瞒着的鱼龙百变功。于是，在这位宁王的帮助下，寇英杰苦练此功，兼以朱空翼自创的一系列独门秘技，寇英杰的武功突飞猛进，终于可以完成师父的临终嘱托了。

而在寇英杰避世习武的同时，郭彩绫因为寇英杰临走时的一封信和那个彩瓶，领会到是自己误解了这位师弟，于是只身离开白马门去寻找寇英杰。而当寇英杰重回江湖，以蒙面人的身份清除仇家的各类党羽时，郭彩绫痴心的寻找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两个有情人虽有种种误会，但最终还是走到了一

起，为整顿白马门、消除风雷堡而并肩奋斗。故事写到这里，江湖上各类高手齐聚，一场血雨腥风的正义之战也同时进行，最终一对江湖儿女得报大仇。

《马鸣风萧萧》是萧逸先生的得意之作，且已有电视剧热映。在电视剧拍摄过程中，远在美国的萧逸还特地到剧组探班，并对剧中男主角的扮演者亲自审核，可见这部书在作者心中的分量。《马鸣风萧萧》不仅是一个练武、复仇加爱情的故事，也是一种关于人世、人生与人性的探讨，个中滋味，还需要读者慢慢体会。

《甘十九妹》讲述的是一个爱恨情仇的故事。甘十九妹和尹剑平本有上一代师门留下的不共戴天之仇，但在接触中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甘十九妹的纯洁善良，尹剑平的侠肝义胆、光明磊落，使得彼此都对对方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然而他们这对生死相随、恩怨难明的情侣最终选择了兵戎相见，最终相拥而亡。尹剑平为了师父的遗言和父母之仇必须这样做，而甘十九妹也知道师父过去的一切实在大错特错，自己一直是师父的杀人工具，罪孽深重。这场因仇杀而起的爱情最终因仇杀而落幕。一往又一复，真乃天道如张弓。小说中弥漫着“流水落花春去也”那无可奈何的宿命感。其实，小说最终的悲剧结局，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萧逸先生非常欣赏“侠以武犯禁”，他说：“若人光武而不侠，则跟一般流氓没有什么分别。……我认为一个好的武侠小说，应该可以容纳各方面，无论三教九流都可以，只要有武有侠，不忽略了其中侠义精神就可以了。”在萧逸先生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其崇尚侠义、慷慨激昂的豪情。侠义精神不仅仅是武侠小说必备之物，更是武侠小说的灵魂和精髓。萧逸先生对“武”“侠”二字的深刻理解，决定了其作品非同一般的艺术品质——它将“武”和“侠”完美地融合为一体。这样看来，《甘十九妹》可谓武侠小说中少有的精品。

与上面三部相比，《无忧公主》则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写出了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例如，小说中武林各派眼花缭乱的秘笈、招式，诸如“定海神针”、“金龟罩顶”、“醉金乌”、“踢金灯”等，看得出作者对哲学、星相、命相、风水等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功力。小说中明珠翠羽般散落的古典诗词，使得小说典雅婉约，平添了一股古典美的韵味。作为中国文学之美的极致，古典诗词的中国式的美在这部小说中得以充分展现。此外，书中涉及的地域极为广阔，从中原、江南到西藏，从梅雨水乡到冰封雪山，乃至于蛮荒化外之地，无不充满了神奇色彩。这也要归功于作者丰富的游历和广博的见识。

好的作品不但给人以美的享受，还能使人由此生发出对人生价值和哲理

的追寻。中国人的人性心理之美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小说的不同于泛泛之作的特点也在于此。

《无忧公主》中种种对人性心理细致入微的描写，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百态的深刻体察。萧逸先生曾言：“从《甘十九妹》和《马鸣风萧萧》开始，我便有种觉悟，想将写作路线趋向有关人性的描写，阐释人性中的种种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赞成时下所说的突破，我觉得人性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只要作者能够观察深刻，阐释精细，照顾到别人所忽略的层面，那你便随时都在突破。”（《侠歌——萧逸先生访问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甘十九妹》附录）小说中对朱翠、海无颜、潘幼迪三人生死经历的叙述，集中体现了这一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由此看来，萧逸先生亦可谓“客观之小说家”矣！

此外，小说在章法上构思奇巧，有张有弛，琴瑟间钟，风格飘逸流畅，写法灵活多变。真是一唱三叹，令人品味不尽。

萧逸先生的作品，主要的有《马鸣风萧萧》《长剑相思》《白如云》《甘十九妹》《江湖儿女》《无忧公主》《铁雁霜翎》《剑仙传奇》《龙吟曲》《天龙地虎》《十锦图》《风雨燕双飞》《挑灯看剑》《红灯盗》《血雨溅红花》《铁笔春秋》《雪山飞虹》《饮马流花河》《鹤舞神州》《凤栖昆仑》《凝霜剑》《雪落马蹄》《红线金丸》《七禽掌》《剑气红颜》《鱼跃鹰飞》以及“七道彩虹系列”（《西风冷画屏》《玉兔东升》《冬眠先生》《太苍之龙》《天岸马》《今宵月下剑》《金鸡三啼》）等。

总的看来，萧逸先生的小说故事结构多样，艺术风格多变，意蕴深厚，艺术上多有独创之处，是新武侠小说的一座重镇。

可喜的是，“萧逸武侠精品”系列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值此出版之际，萧逸先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表示，他会笔耕不辍，在今后的创作中，融入更多的现代元素，将中国的武侠精髓和灵魂与现代气息相结合，继续诠释中国人行侠仗义的武侠精神。

第一节

冬天日短，吃过午饭好像没有多大会儿的工夫，天就快黑了！

西边的日头只剩下了半边脸儿，薄薄的一抹残晖，透过正面的那排老树枝丫，照射在“岳阳门”三字的金漆大匾上，交织出一片绚丽彩光，说不出的一种惆怅，一种单调！很有点儿“盛极而衰”的味道！

雪，还没有化完，放眼看过去，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泥泞，没有风，但是很有一股子冷劲儿！

往手心里呵上一口气，老马用力地搓着那双生满了硬茧的粗手，猫也似的伸着懒腰，慢吞吞地由门廊子下面站起来。

每天，他都要在这个地方晒上一阵子太阳，背倚着石头狮子，叉开两条腿，让温暖的冬阳照着。他的老棉裤裆里一暖，浑身上下就有说不出的舒坦！

他今年五十七了，有个诨号叫“螳螂刀”，虽然算不上是岳阳门的嫡传弟子，但是多年来，蒙两代掌门人的爱护，多少传了他一些刀法身手，虽然干的是门房里的粗活儿，可是岳阳门上下谁也不会小瞧了他，辈分小的见了他还得叫上一声“大叔”。就这样，他哪里也懒得动，一年一年的可就呆了下来。

四十年来，他眼看着这座武林名门一天天地成长壮大，声名远播，前掌门人“一鹞子”洗冰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更是无人不晓，他老人家年事已高，前年退隐之后，即把门派交给了当今的掌门人——“无双剑”李铁心。

这个李铁心也不含糊，自接掌门户之后，才不过两年的时间，就很干了几件光宗耀祖、值得大声赞赏的事情！比方说：走石门，剑劈七凶；清洞庭，

单骑破寇，君山一战，火焚洞庭帮的湖边大寨，剑逼三十六友……这几件赫赫往事，哪一件都轰动一时，都够他叫字号的！莫怪乎武林中要传说：岳阳门，日正当中；无双剑，盖世无双！嘿！这个威风可真是够瞧的。

所谓创业难，守成更难，李铁心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树大招风，名高见嫉，懂得韬光养晦才是处世之道。

不知是什么原因，自从这位掌门人今年初远走了一趟太湖，回来以后就不再出去了。整整一年，他没有出过远门，本门中人都知道他不出去的原因，是在闭门练功。至于练什么功夫，为什么忽然发奋练功，可就没有人知道了。

忽然起了一阵风！

风是贴着雪地刮起来的，袭在人脸上可真是够瞧的，像是小刀子在刮，小剪子在铰般的疼痛！

老马铁青着脸，冷得直向牙龈里面抽气，他挪动着一双老棉鞋，刚想由侧面小门里进去，可就看见了一件新鲜事儿。

一乘翠帘红顶的小轿子，正向这边走过来。

抬轿子的两个青衣小厮，拾掇的是那么干净，腰上系着红缎子的带子，白袜子青鞋，虽然行走在雪泥里，全身上下竟是不染一点儿泥痕！二人步伐一致，高矮相等，模样儿怪清秀的，一看即知道是大宅门里面当差的。

这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随在轿子前面还有一个人。

三十二三岁的年纪，青白脸，吊客眉，高高瘦瘦的个头儿，乍看上去这个人真像个吊死鬼似的。身上穿着大红面子的狐皮袍子，头上戴着同色的一顶圆面小便帽，手里面还拉着一根大湖斑竹的马竿子，这个人真像戏台上唱三花脸的小丑。贴在轿子前面，多半是个跟班儿。就这么，这乘轿子一路晃悠悠，直向着岳阳门这名门大派的门走了过来。

轿子多的是，根本说不上“稀奇”二字，稀奇的是这种排场，这随轿的三个人。

老马眼睛都看直了！

记得他刚刚发现对方这乘小轿的时候还在林子那一头，不过转瞬之间轿子已经来到了眼前。

三个人，六只脚，走踏在雪泥地上，说不出的轻巧利落，轻轻落下高高抬起，简直像是凌空虚步，若非是施展上乘轻功，焉得如此？

老马只觉得头皮一阵子发炸，简直就像是看见了鬼般的惊惧！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彩轿已来到了岳阳门那座巍峨的大门前面。

轿子停了下来。

红衣瘦汉往前面走了几步，带有三分木讷地仰着脖子，不是打量人，是打量“匾”——岳阳门三字的金漆大匾。

看清楚了，他手里的竹竿在雪地上插了三下，轿子就平平地放了下来。

轿帘子还依旧搭着，透过细细的竹丝缝隙，只能够依稀地辨别出轿子里坐着一个人，至于是个什么人，穿着什么衣服，可是无论如何也看不清楚。

轿子毫无疑问是停在岳阳门的正门前方，离着岳阳门的大门约在三丈左右。

红衣瘦汉转身走近轿前，不知小声说了些什么，轿子里的人也不知小声地关照了他些什么，反正是老马一句也听不见。遂见那红衣瘦汉子向着两名轿夫挥了一下手，两名轿夫躬身执礼离开。他二人并未远离，只退向附近，在一块上马石上坐下来。红衣人遂即用手里的青翠竹竿，围着轿子在雪地里划下了一个两丈见圆的圆圈。

这块地方原是青石铺道，是以只见白雪，不见泥痕，圆圈划在平平的雪面上看起来极为清楚醒目，只是，到底是什么用意？老马可又糊涂了。

那个木讷的瘦削汉子，根本无视于“老马”这个人的存在，划完了这个圆圈之后，缓缓走向轿前，只见他瘦削的身躯，微微向前一倾，两只瘦手合拄着那根太湖斑竹往雪地里一杵，就这么他就不动了。

老马睁大了眼，简直不明白这算是怎么回事。

轿帘子仍然垂着，那个腰弯得跟虾米似的瘦削汉子闭着眼睛，像是没事人儿似的，那副样子简直就像是睡着了。

老马可不能再不管事了。他清了一下他的嗓子，咳嗽了一声，冲着那个红衣瘦削的汉子抱了一下拳，含笑道：“这位兄台，你们是？……”

红衣人眼睛是睁开了，只是看了他一眼却又闭上了。老马怔了一下，心里不大自在，对方这副样子，分明是狗眼看人低，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这个人看在眼里！越想越气，他就又往前走了一步，脚尖距离着对方所划的那个圈子不及三尺。

“这位兄台，”老马放大声音道，“你们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轿子停在人家的门口？这……”

红衣人这一次干脆连眼皮都不抬，看也不看他一眼！

老马两次发话，对方连吭也没吭一声，不禁心里火起，鼻子里冷哼一声，大步向轿前走近。他不想再跟轿前红衣人打交道，要直接去问问轿子里的主人，看看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不意他足方迈动，也就是他的左脚方自跨进对方所划的那个圈子的一刹那，一股凌人的奇寒气息，直袭裤脚，老马的

这条腿，突然间就像是被电闪了似的。

他惊叫了一声，身子一个踉跄，扑通！坐倒地上。

那条左腿，隔着厚厚的一层棉裤，突然就像是被冰冻住了，像是忽然中了风，一股冰寒气息，透过了他的这条腿，霎时间遍布全身。老马挣扎着站起来，只觉得全身上下冷得打战！他那张红彤彤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那双眸子也像是失去了灵活。总之，全身上下在片刻之间忽然都变得不自在了！

的确像是“中风”的样子，只是老马却肯定绝非中风，他仿佛记得那股侵袭自己的阴风，分明是由对方那乘轿子里传出来的，这件事端的透着“古怪”。

身子不自在，心里却是明白。他要把这件事回去报告给掌门人知道。

红衣人睁开了眼睛，正在看着他。

老马挣扎着由地上爬起来，爬是爬起来了，可是只走了两步却又倒了下来。这一次他却是再也爬不起来了！

一种异样的感受，老马只觉得心上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冷”，说不出的“冷”！他口中发出了凄厉的一声吼叫，遂即动弹不得。

这声吼叫惊动了另外两个人！只见一老一少，蓦地由侧门内张皇奔出，老的那个其实也不太老，大概六十来岁，少的一个也不太少，总在二十左右。老马乍见二人，就像是遇见了救星似的。

“徐二爷！”老马嘶哑地唤道，“快……救我！”

被称为“徐二爷”的那个老者，白净的脸皮，花白的头发，面相清癯，在岳阳门里目前虽是个赋闲的身份，但是辈分很高，是内堂七老之一，人称“追风叟”徐斌！

年轻的那个小伙子，却是岳阳门三代弟子的健者，人称“玉面哪吒”熊坤亮！

老少二人，显然被眼前的这个奇怪场面给惊得怔住了！

熊坤亮纵身而前，十分诧异地把老马由雪地里搀了起来，后者简直就像是个泥人似的，全身上下连一点儿力道也提不起来。隔着厚厚的棉袄，熊坤亮都能体会出对方身上的那股子冷劲儿，不像是搀着个人，倒像是抱着一块冰。熊坤亮禁不住大吃了一惊，道：“马大叔，你这是怎么了？”

“追风叟”徐斌不愧见多识广，陡地上前一步，一把扣住了老马的脉门：“说，这是怎么回事？”在徐斌内力灌输之下，老马似乎精神微微一振，他仍似难耐身上的奇寒，上下两片牙骨嘿嘿交战中连一句整话都说不清楚！

“二爷……小心那个轿子……”

“轿子？”徐斌扭过头来打量着那乘轿子，却也发现了雪地里的那个圆圈。当然，更不会漏过了站在轿侧那个活僵尸般的家伙。

这一切把他弄糊涂了！

老马看上去更萎靡了，他的脸由苍白渐渐转为暗青色，一双眸子布满了血丝，用力地睁着，几乎像是要脱眶而出。

他全身颤抖着，极为吃力地说道：“……小心……千万不要走进……走进地上那个……那个……”他一口气说了好几个“那个”，那个什么，却是没说出来，眼看着他那张铁青的脸忽然转成了暗黑色。徐斌仍然扣在他的腕脉上，忽然体会出了他的脉相有异，心中方惊，即见一片紫黑色的浓血由老马的嘴眼耳鼻七孔中溢出！

老马的身子在一阵疾烈的颤抖之后，向前猛力地冲动了一下，遂即不动，“玉面哪吒”熊坤亮吓了一跳，慌不迭地把他的头抬起来打量着他那张惨不忍睹的脸！

“追风叟”徐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死了，先把他抬进去。”

熊坤亮答应了一声，挟持着老马的尸体往门里走。

徐斌冷冷地关照道：“告诉当家的说，有贵宾上门！”

“玉面哪吒”熊坤亮，显然是被这意外事件惊吓得有点儿神不守舍，三脚两步地携尸而入。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凭着“追风叟”徐斌这双照子，一打量眼前这番情景可就大大地感到不妙！他不敢轻视来人，身子向侧面走了几步，正视向停在雪地的那乘红色小轿。

轿帘深垂，里面依稀地坐着一个人——什么人，还是看不清楚！

穿着红衣红帽的那个人，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态，似乎正沉醉在浓浓的睡乡里！

徐斌把宽大的一双袖子挽了一下，心里老大的透着稀罕，他咳了一声，冷冷地道：“尊驾既然到了岳阳门门口就是敝掌门的贵客，有什么事请入内一谈如何？”

把一件血淋淋的杀人勾当避而不提，反倒以礼待人，这就是徐斌的老于世故了！无奈话放出去，却连个回声也没有。不要说轿子里的主子没有回声，就连轿外的那个奴才也没有吭气。

“追风叟”徐斌的脸可就有些挂不住，他算计着熊坤亮这时一定见着了掌门人，大批援军即将来到，自己一身武功自不能与老马相提并论。可是就算对方身负奇技，也不至于能在三招两式里叫自己丧命，怕他何来？

一念之间，徐斌胆力大增！

打量着那乘小轿，距离自己不过两丈左右，那轿前红衣汉子距离更近，他不信连对方一个跟班的奴才也斗不过，冷笑一声向前跨进。

情形和那个老马并没有什么两样。

就在他身子方自向前跨进的一刹那，一股凌人的阴寒气息，由那乘小轿里陡地传出。“追风叟”徐斌只觉得右腿一阵发麻，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霍地向后打了个踉跄。

那个红衣红帽，状似活僵尸般的怪人恰于这时睁开了眼睛，脸上现出一抹阴森的冷笑！

“追风叟”徐斌总是一个练家子，有十五年跨马立架之功，内功尤其精湛，虽然觉出了不妙，但仍有些不服。

他内力下沉，第二次向前跨进。

这一次左腿在先，不意足下方自迈入一步，遂即面色大变。一种他生平从来不曾领受过的奇寒气息，刹那间扩遍全身！以徐斌三十年锻炼之功，竟是忍受不住，一时冷得全身发抖！非仅如此，却似另有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道横隔在面前，用力地把他的身子向外推着。“追风叟”徐斌强自提力，不过向前勉力地走了三步，竟再也提不起劲道，小腿一阵发软，扑通！跌倒在雪地里。

他的脸色瞬间大变，变成了一片铁青。一刹那，他似乎领悟出圈里圈外的确是两个不同世界，他想赶快爬出这个圈子，只是已无能为力！

岳阳门的两扇大门，恰于这时霍地敞开，大群的人拥身而出。

岳阳门一门精锐，显然聚集于此。

首先拥身出来的是八名年在二旬左右的少年弟子，其次是四堂长老，紧接四老之后，几乎与四老同时现身的，却是当今岳阳门第三代掌门人，也是武林中近二十年来最负盛名，被号为一代大侠的“无双剑”李铁心！

这么多的人，同时现身，衬托在岳阳门三字金匾之下，显现出此一名门大派的显赫声威和不同凡响的威仪！

八名少年弟子各着青衣，腰扎丝绦，佩带着同样形式的一口长剑，自一现身之始，遂即闪向正门两侧，左右各四，雁翅般地排列开来。

四堂长老，每人穿着一袭灰衣，高筒白袜，福字履，各人年岁虽然都在六旬以上，但是丝毫不显老态，看上去无不精神抖擞，神采焕发。

掌门人“无双剑”李铁心，不过四旬左右，显然是个神俊人物，长身阔膀，鼻直口方，紫色的缎质长衣，加上一领猩猩红的披风，显示出此人于威严之外，别有风流豪放的一面！

紧贴在他身边，另有一个年轻弟子，双手捧持着一口青鲨鱼皮剑鞘，白

铜吞口的细窄长剑，正是他仗以成名的那口玉龙宝剑。

李铁心剑术高妙，已是尽人皆知，据说他目前正在练习“以气御剑”的上乘剑法，至于已经达到何等境界却是知者不多。

岳阳门一门精锐，在片刻之间，几乎全部出动，当然是由于老马的死。而眼前却又发现本门中另一个人“追风叟”徐斌遇害。

“无双剑”李铁心显然没有注意到眼前雪地里的那个圈子，随同他出来的老少同门也没有一个发觉到徐斌的倒地竟与那个圆圈圈有关联。两名青衣弟子本着同袍之义，不待掌门人关照，双双向前奔进，抢救倒地的徐斌。对于在场各人来说，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目睹。

两名青衣少年弟子身子原是奇快无比，只是当他们方一踏入圆圈第一步时，他们的身子就像是忽然被冰镇住了一般，霎时面色惨变，汗如雨下。紧接着，这两个人在一阵剧烈的颤抖之下，全身萎缩着倒了下来。

各人目睹及此，都大吃了一惊！

每个人都呆住了！

六名弟子呼啸一声，各自抽出了兵刃，一拥而上。

李铁心猝然吆喝道：“且慢。”

掌门人的话就是命令，六名青衣少年弟子顿时闻声而止，所站的部位恰恰在圆圈之外，看起来真是险到了极点！

在场虽有这么多人，却是没有一个人开口出声，有之，却是来自圈内倒地的老少三人。

“追风叟”徐斌入圈最早，自然是受创最重，只见他脸色黝黑，青筋暴现，盘躯雪地，蛇也似的伸缩着，显然处在无比的痛苦之下！徐斌必然是发现了掌门人以及诸同门的来到，显得十分激动，他急欲要把身受的痛苦遭遇，以及于垂死惨痛中彻悟出的道理提供给掌门人，只是显然他已经失去了这个能力。只见他扭动着躯体，咽喉里发出了痛苦的一种呻吟。可能因为声音受阻不出，而变成了一种闷哑的吼叫。忽然他翻过身来，膝行了几步，终因力不从心再次跌倒，大股的紫色浓血，由他眼耳口鼻怒溢而出。

又是一条人命的结束！

圈子里另外两人，显然正在步徐斌后尘，也正向死亡步进！

站在轿子边侧的那个活僵尸样的红衣汉子，仍然是保持着原有的姿态，只有那双锋芒内敛的眼睛，却是瞬也不瞬地盯视在李铁心身上。在场所有人，包括四堂长老在内，目睹着现场这番凄惨状态，都难以平静。

四堂长老在岳阳门辈分皆尊，分掌“青”“香”“云”“采”四堂职责，论辈分俱在掌门人之上，武功各有所长，年岁既长，齿德与涵养兼修，平日

很少发怒，只是这时目睹及此，俱不禁愤恚着色，各现狰狞！

岳阳门门规至严，掌门人权力至大，可操生杀大权，即以眼前情形论，没有掌门人的关照，谁也不敢擅自趋前，闯越雷池一步。

大家的眼睛俱都向李铁心注视着，等待他一声令下，即向来人出手。

提到“来人”两个字，着实还是一件笑话，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对方那个红衣红帽的跟班以及两名轿夫以外，那乘红顶彩轿里到底坐的是何许人，居然还不曾有一个人看见。

掌门人李铁心似乎也特别地注意着眼前的这乘轿子，包括四堂长老在内，凭着他们的丰富阅历，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出对方的来历。

“无双剑”李铁心那双锐利的目光在现场转视一圈之后，忽然后退了三步。

各人都跟着他退后三步。

就在这一霎间，地上的两名青衣弟子，相继地发出了一声惨嗥，各自七孔流血而亡！

看着面前死者三人，连同方才的那个老马，虽然死态各异，可是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四个人死时脸色发黑，都是七孔流血而亡！

这个现象，立刻为各人所洞悉。

“毒！”

长老之一，首先忍不住脱口说出！

说话的人，是职掌“青”堂的长老“火刺猬”彭万麟，此老六十七八岁的年纪，长眉细目，面若重枣，各处肤色，也都呈现出一片赭红，他这“火刺猬”的外号也正是这么来的。“火刺猬”彭万麟所职掌的这个“青”堂，正是负责教授门下弟子武功最直接的场所，也可以说与门下弟子接触最密切的地方。是以，彭万麟目睹着这两名弟子的惨死，就更觉得有切肤之痛！

这一声“毒”，使得各人心中都不禁怦然一动，虽然大家都已经想到了这一层，但是现在经过彭万麟长老的亲口证实，便显得更为震惊有力！

李铁心其实是最早洞悉真情的一人，他所以喝令六名弟子停止前进，以及退后三步的措施也正正在此。身为掌门人，武林中众所推崇的李铁心，毕竟有其不同一般的举止，他的气量涵养，更显得高人一等。即以眼前而论，在目睹着本门四个老少同门，先后遇害之后，尚能保持着这分镇定，实在是难能可贵得很！

李铁心面染青霜，目注向彭万麟微微颌首道：“彭堂主所见甚是，只是眼前之毒，显然大异寻常。”

彭万麟向着场内一人一轿看了一眼，愤恚地道：“只请掌门人吩咐一声，

老朽即刻趋前领教，倒要看看来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能耐。”

他方自说完，其他三老也都随声附和，都有意出手与对方一拼生死！

李铁心缓缓向彭长老道：“彭堂主深通毒道，当不致为来人所伤，只是以本座所见，徐长老与二弟子之死并非纯系中毒，显然对方更有厉害杀着，不可不防。”

四长老对于这位掌门人素来敬仰，悉知他年岁虽较各人为轻，但是一身内外功力，早已登峰造极，平素为人，更是言不轻发，发必有的。即以眼前情形论，李铁心似已看出了蹊跷，当然不会是凭空虚指，定然有其原因。是以，各人听了掌门人的话，一时缄默，俱不再吭声！

众人的眼神，都向着场内的一人一轿集中。

他们虽有对答，但出声极微，绝不致为对方所闻。

“无双剑”李铁心打量了一下眼前情形，他身为掌门人，必须要尽速对眼前之事作一交代。

心里有了主见，随即上前一步，目注正中轿，冷冷一笑道：“贵宾临门，理当入内一叙，何以垂帘不出以玄虚弄人，未免贻笑。人命关天，尊驾何以自处，尚请出轿有所交代才是。”

话声出口，众人目注小轿，期待着对方回答。

就见轿前的那个红衣怪人忽然改变了一下站立的姿态，双手向空，伸了老大老大的一个懒腰，众人甚至于可听见他身上的骨节声响。

忽然，他像是凝神细听着什么，一只右耳频频向上耸动着，遂见他那双异光频现的眸子转向面前的“无双剑”李铁心，脸上露出一种轻视，这个人操着纯正的南方口音道：“主人指示，岳阳门不论尊卑老少，谁要能走进眼前这圈子，揭开轿帘，才配与我家主人答话，否则活该身死，明白了没有？”

他说话时，咽喉部位那颗甚大的喉结上下跳动，衬以此人那张青皮少肉的瘦脸，看上去更加恐怖厌人！这番话听在岳阳门老少诸人耳朵里，俱不禁大吃了一惊，吃惊的是对方的这种论调，简直迹近疯癫，说话的人若非是精神失常，怎能当着闻名天下的李铁心，出此狂言？未免迹近狂妄。

岳阳门的人在闻知对方红衣人话声后，起了一阵骚动，各人脸上都现出了一片愤慨。

“无双剑”李铁心成名多年，自掌本门后，还不曾遇见过一个敌手，对方这种当面的凌辱，诚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了。然而这一口气，他居然吞到了肚子里。

当下他冷冷一笑，目注向这个红衣怪人道：“这是你家主人要你传的话吗？”